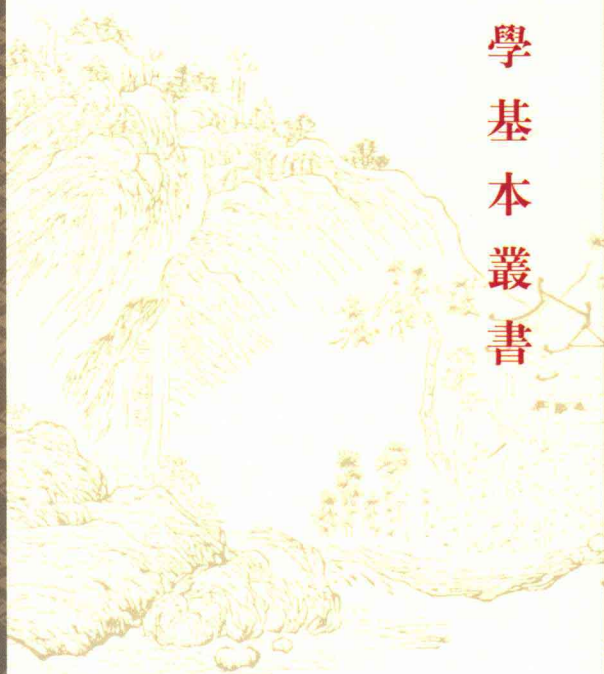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

中華書局

劉克莊集箋校

第十冊

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

劉克莊集箋校

第十冊

〔宋〕劉克莊 著
辛更儒 校注

中華書局

劉克莊集箋校卷一〇一

按：本卷跋，起淳祐五年（一二四五）乙巳，迄六年丙午。

題跋

宋氏絕句詩^{〔三〕}

兩年前，余選唐人及本朝七言絕句，各得百篇，五言絕句亦如之。今鋟行於泉，於建陽，於臨安，元白絕句最多，白止取三二首，元止取五言一首。惟寶氏兄弟曰羣，曰牟，曰鞏，所作極少，然皆可存。夫合兩朝六七百年間冥搜精擇，僅四百首，信矣絕句之難工也。王筠自謂其家七葉，文章人人有集。由今觀之，集惡乎在？蓋詩之傳，以工，不以多也。金華宋吉甫，祖子孫三世八人，所作詩何翅萬首？或者止摘取其絕句一百七十一篇行於世。余謂寶氏之少，足以勝王氏之多。它日宋氏此編必傳^①，談者必曰：「後村眼毒。」

【校】

①「編」，原作「篇」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〔一〕金華宋吉甫，名無考。本卷又有跋宋吉甫和陶詩，稍及其行實，餘皆無從考知矣。

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〔二〕

某爲童子時，受教於先友井伯林丈。初筮主靖安簿，辱授印焉。卷中諸帖，昔皆常見。後三十餘年，復從君保陳君見之，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，而其家亦益落矣。感今念昔，不勝悲慨。當乾、淳間，艾軒先生與忠定相君同館，井伯丈以艾軒猶子爲忠定上客，所交皆當世名人。而於朱、張、呂三君子尤厚。忠定帖雖家事瑣碎，亦謀焉。文公帖如黨論之興，大愚之貶，衡陽之薨，皆當時大變故，士大夫掩耳不敢聞者，文公獨諄諄然赴告，於井伯丈一太學生，未脫韋布，而隱然任世道之隆替，受諸老之付囑，可不謂賢矣哉？初，餘干縣尹有憾於忠定，謫命下，祖昔人憾萊公、元城故智^①，張皇特甚，井伯丈適在吳中，先馳

罄書以報，忠定賴以自安。嗚呼，使遇良史筆之，豈減於陳仲弓、郭有道耶？昔太史公書傳楊惲，蔡中郎書傳王粲，韓吏部文傳李漢，不必其家子孫也，君保其善藏之。

【校】

①「菜公」，原作「菜子」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（二）題，此跋趙汝愚、朱熹與林光朝猶子成季書。其詳可參附錄。陳君保，名作喆，爲井伯之婿。亦見附錄。

【附錄一】

朱晦庵三帖：林井伯（成季言：以下井伯之外孫方之泰家藏刊帖）：餘干久不得書，日月愈遠，令人傷歎。山谷語云：「歸來兮逍遙，西江波浪何時平？」真可以泣鬼神也。

林井伯：某向來一出，略無補報，罷逐而歸，祇以自愧。還家初亦粗遣，至此夏初，痼疾復動，遂大狼狽。意必不全，亟遣告老人行，已五六十日，尚未有處分。然病軀却幸少蘇，未知竟何如。

也。餘于屢得書，處之甚安，亦殊不易。擇之昨日自彼歸過此，尤能道其曲折。始者風波甚可駭愕，今却少定，不知事且止於此耶？或更未已也。相看狼狽，不能仰首一鳴，深負憂愧。子約一舉却甚奇特，令人歎服也。

林井伯：衡陽之報，令人悲痛。所幸便蒙歸骨之恩，今當次第在道矣。前日走寒泉，與韜仲父子聚哭之，極不能爲懷也。既無廷試，從者歸期想亦不遠。莫須更爲過餘干否？子欽後來相見否？幾道亦當赴部，今或已到，必相見也。某詞職得請，私義粗安。若命懸庖厨，則非人力所能避矣。鄉樞相見，有何言句耶？因遣人上謝表，附此草草。（朱文公別集卷一）

【附錄二】

王邁跋陳君保作喆藏趙忠定公帖：右趙忠定與興國判官林井伯君帖凡二十七紙，今藏於其婿陳君保作喆家。某與君保仲兄袁州教授爲丁丑同年，因謁而得寓目焉。如爲其先君子求墓表於陳正獻公，則以泉壤不朽之榮，爲無物可諭之感，至孝也。如帥蜀日，謂三邊幸無事，然心念所及，不敢不竭，是非毀譽，色色有之。獨念上恩至厚，當思補報，不復敢爲身謀，至忠也。如帥福州日，遇旱則曰：「寧以一身受此衆苦。」遇火則曰：「誠無顏面可見百姓。」至仁也。至於崇儒重道之盛心，班班見於行玉字金間，尤可敬仰。招致晦翁，累書及之，必欲得正獻一諾而後屈。晦翁一來，其拳拳於晦翁若此。艾軒卒，以書弔興國，則以情如骨肉義兼師友，至有邦國殄

瘁之歎。其拳拳於艾軒又如此。興國時韋布，公與之交，如敵已速。其至三山，則有何惜不見過之訝，有一好文字欲得同觀之約。前輩所謂公之求士，急於士之求公者，蓋於此見之。嗚呼，章縫未遇，時望王公如天人，惟恐其不見。招招必往，而興國君能爲公不可致之客，亦今世絕無而僅有者矣。丁丑臘，臞軒王某敬跋。（臞軒集卷一〇）

建陽馬揖菊譜（二）

菊之名著於周官，詠於詩騷，植物中可方蘭桂，人中惟靈均淵明似之。後漢胡廣，貴壽偶然爾，乃託菊水以自神。糞土之評，萬古不磨。烏乎，非廣之辱，菊之辱也。至忠獻韓公，始有晚香之句，膾炙人口。近時番禺崔公辭相印不拜，自號菊坡，俱爲本朝佳話。嗚呼，非二公之榮，菊之榮也。建陽馬君譜得百種，各爲之詠，其嗜好清絕可喜。亦幸君未爲人爵所縻，林下趣專，獲與菊相周旋如此。未知君他日宦達，將爲伯始乎^①，抑爲韓崔乎？將以榮是菊乎，抑以辱是菊乎？君其謹之，勿使菊有遺憾。

【校】

①「始」，原作「使」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(二)題，馬揖菊譜，史鑄百菊集譜補遺錄有馬揖伯升晚香堂題詠二十首，並作跋云：「鑄淳祐壬寅之夏，嘗序菊譜，刊梓以便夫觀覽。越數年，忽得晚香堂百詠，開卷伏讀，則知馬君先輩酷愛此花，無日而不以爲樂，亦嘗作譜於淳祐壬寅之秋。」壬寅爲淳祐二年，爲馬揖作菊譜之時。本書卷一二六有回馬揖投贈啓。

艾軒繳新除殿中侍御史書黃奏稿(二)

近歲詞頭積壓，朝士有供職累月，銜書猶帶新除者。惟一二緊官，除書下，舍人運筆如飛。辭免下，已詣閣門受告，往往借王言以納諂。慶元初，某人除正言，鄧舍人驛命詞末云：「罔或弗良，於言則有無疆之恤。」寓訓誡之意焉。某人勃然，謂其挾命令以箝制臺諫(三)。當時以鄧公爲難。今觀艾軒先生繳謝某殿中除目，然後知先生之爲尤難也。首引宋敏求繳李定事，先生此舉，真可以繼宋公。然宋公去蘇李二賢，又以不奉詔去。艾軒去，它舍人遂急奉行，是淳熙士風有愧於熙寧矣。謝某不敢仇艾軒，而某人敢怒鄧公，是慶元士風有愧於淳熙矣。前輩益遠，覽卷爲之慨然。巖仲，艾軒之外孫也(四)，它日

勉旃。

【箋注】

〔二〕題，林光朝繳新除殿中侍御史謝某書黃奏稿，宋史卷三八五龔茂良傳載：「謝廓然賜出身，除殿中侍御史。廓然，附曾覲者也。中書舍人林光朝繳奏不書黃，遂補外，茂良力求去。」按：續宋編年資治通鑑卷九：「淳熙四年五月，謝廓然賜出身，除殿中侍御史。龔茂良罷。先是，茂良退朝，曾覲當道不避，茂良奏曰：「臣固不足道，所惜者朝廷大體。」上遣中使諭覲詣政府謝。茂良取其直賓官撻之。御筆宣問施行太遽。會柴瑾論奏不行，得旨補外，或指瑾爲茂良同年。未幾，謝廓然除御史，中書舍人林光朝繳還詞頭，忤上旨，改除工部侍郎。力求去，出知婺州。光朝乃茂良同里，亦自引疾乞罷，出知建康。」

〔三〕鄧舍人驛，宋史卷四五五楊宏中傳：「韓侂胄竊弄國柄，引將作監李沐爲右正言。首論罷汝愚，中丞何澹、御史胡紘章繼上，竄汝愚永州。國子祭酒李祥、博士楊簡，連疏救爭，俱被斥。宏中曰：「……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，數談夢兆，擅權植黨，將不利於陛下，以此加誣，實不其然。」……侂胄大怒，坐以不合上書之罪，六人皆編置，以宏中爲首，將竄之嶺南。中書舍人鄧驛上書救之，不聽。」則右跋所謂除正言之某人，實即李沐也。

〔四〕巖仲，艾軒外孫，巖仲即方之泰。本書卷一五七方君巖仲墓志銘，謂巖仲母林氏，乃林光朝猶子。

成季之子，故嚴仲爲其曾外孫。

朱文公與陳丞相書^(二)

文公上受孝皇深知，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，下爲天下學者師尊，惟不爲時相王魯公所喜，或言因按發唐台州而然。夫爲天下之宰，當平其心顧，以一鄉人芥蒂胸中乎^①？文公與陳福公帖云「除書朝下，章劾夕聞」者，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。蓋曰主眷，曰人望，曰公論，至此皆不足恃，而相權亦可畏矣。若夫上無人主之知，次無元老大臣之助，下無天下之譽，又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，止有山林一路可入，別無它法。林君善藏此帖，非我輩人勿輕出。

【校】

①「乎」，原闕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、四部叢刊本補。

【箋注】

〔二〕題，朱熹與陳俊卿書，內有「除書朝下，章劾夕聞」者，今未見。朱熹提舉浙東期間，因彈劾知台州唐仲友，得罪唐仲友鄉人宰相王淮，奉祠歸，其事多見。藏此帖之林君，無考。

柯豈文詩〔二〕

觀人言語，可以驗其通塞。郊島詩極天下之工，亦極天下之窮。方其苦吟也，有先得上句，經年始足下句者，有斷數鬚而下一字者。做成此一種文字，其人雖欲不窮，不可得也。元白變其體，求以諧俗。茗坊酒壚，往往傳誦，詩稍濫觴矣。然元至宰相，白亦侍從。余所謂通塞之驗，非耶？抱甕翁蓋嘉泰、開禧間大詩人〔三〕，集中奇古刻深者本色，人讀十過方解。然生有高名，歿不沾寸祿。詩雖工，何爲者？豈文頗趨平易，務使人易曉，或謂其與乃翁機軸相反。余曰：「士一身之通塞，六親之休戚繫焉。使人人學郊島，則詩人之家，皆當咽於陵之李而食首陽之薇矣。」孔子曰：「辭達而已矣。」豈惟辭哉？余既哀抱甕翁之窮，又將賀豈文之達矣。

【校】

①「誦」，原作「送」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(二) 柯豈文，應即柯夢得之子，乾隆福建通志卷五一：「柯夢得字東海，莆田人，嘉定七年特奏名。好苦吟，古詩學孟東野，有抱甕集及選唐絕句。」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卷一三有與柯東海書，又載回柯豈文書，內有「忽領近翰，知奉親讀書，自有餘樂。忍貧杜門，乃昔人進德修業之根基」云云。豈文事迹，可參本書卷一一〇跋柯豈文近詩。

(三) 抱甕翁，即柯夢得。宋史卷二〇八藝文志七：「柯夢得抱甕集，十五卷。」

宋吉甫和陶詩

和陶自二蘇公始，然士之生世，鮮不以榮辱得喪撓敗其天真者。淵明一生，惟在彭澤八十餘日涉世故，餘皆高枕北窗之日，無榮惡乎辱？無得惡乎喪？此其所以爲絕倡而寡和也。二蘇公則不然，方其得意也，爲執政，爲侍從，及其失意也，至下獄過嶺，晚更

憂患，始有和陶之作。二公雖惓惓於淵明，未知淵明果印可否？金華宋吉甫，在其兄弟中，天姿尤近道，自少至老，不出閭巷，不干公卿，有久幽不改之操。未論其詩，若其人，固可以和陶矣。況讀之終卷，奇妙指於篇中，寓高情於筆下，其詩亦不可及歟？

卓君景福臨淳化集帖^(二)

自蔡公仙去，里中書學遂絕^①。近歲二陳出焉，崇清宜大字，愈大愈奇^(三)，復齋字可至二三尺，而小楷行草端勁秀麗，在崇清上。寸紙流落，人爭寶藏。至今後生輩結字運筆，十人中九作復齋體。然復齋本學歐陽，後謂余曰：「少時實師九成宮記，今五六十矣，當向上作功夫，豈必尚寄率更籀下也耶？」所跋卓君臨淳化集帖，凡一百十有五字，老氣森嚴，殆欲掃去歐虞褚薛而自爲一家者。卓君蓋其中表親，授筆法，今亦以能書名。聞之奕家弟子，必高師一著，豈惟奕哉？逸少，衛夫人弟子也，突過其師。大令，逸少子也，與父齊名。卓君勉旃，復齋可作，必有咄咄逼人之歎矣。

【校】

①「學」，原闕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補。

【箋注】

〔卓景福，除此跋外，事歷無考。〕陳宓所跋卓景福臨淳化集帖，不見復齋先生龍圖陳公文集。

〔三〕崇清宜大字，愈大愈奇，據臞軒集卷一三代賀崇清陳侍郎正仲讜誕辰文，知崇清者，陳讜號也。

萬姓統譜卷一八：「陳讜字正仲，豐之子。隆興初第進士，慶元中爲殿中侍御史。久之，坐論事

忤陳自強意，從太常少卿補外，召爲兵部侍郎。開禧中貽書權臣，極陳用兵利害，不見聽。除敷

文閣待制奉祠。讜問學該貫，文章不爲險語，而雅有典則，工書法，大字尤精。自少至老，士林

推重。」

王實齋送林叢桂序〔二〕

漢有孝廉科最近古。於時郡國不興廉不舉孝者有罰，其求之勤如此。始也，得王吉、鮑宣之流，其後濫觴，及於孟德、仲謀矣。然必矯揉乃可得譽，必考察乃可充副。唐

以後諸科皆廢，雖有曾閔，不過旌門間、饋酒餼而已。若夷與跖，則混爲一區，無所別異。惟進士一科，尤爲世所貴重。苟能操筆^①，不必矯揉。無事考察，立取顯美。林君孟芳，甫冠擢第，不以當世共貴重爲喜，而以前輩一不幸之語爲憂，請益於實齋王公，公勉以孝廉二字。孟芳歸以示余。余曰：「此子思子所謂夫婦之愚可行，而聖人有所不能行者也。士不致力於其平且實者^②，而驚志於其高且虛者，橫渠所謂自誣也，誣人也。夫孝自事親，而移於君。廉自簞食豆羹，而達於千乘之國。實齋既發明其大端，余又爲作義疏，孟芳勉之。它日有進德之譽，則實齋獲知人之名矣。」

【校】

①「苟」，原作「局」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改。

②「者」，原闕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補。

【箋注】

〔二〕題，王實齋即王遂，宋史卷四一五有傳。其送林孟芳序，今已無考。莆田籍林姓進士甚多，但無論興化府志或莆田縣志，進士表中不載其字，固已無從考知矣。

李敏膚行卷^(二)

往年有求小篆於北山陳公者，公曰：「吾老，盍脫籍矣。有余伯咎，筆法極高，請紉充當行。」今李君敏膚求詩於余，嗟夫，余之脫籍久矣。江湖間新詩人甚多，不止一余伯咎，欲余紉，將不勝其紉也。姑書此以謝李君。

【箋注】

〔二〕李敏膚，與文中余伯咎俱無考。

先君與貴溪耿氏書後^(二)

余從父麟臺公宰貴溪，仁民而好士。士之秀異者，莫不登宓賤之臺^①，至言游之室焉。耿君諱壽之，其一也。先君與從父尤相友愛，從父所敬，先君亦敬之終身。從父後入館，言者指其僞學及趙忠定公黨人，急擠去，年不登五十^(三)。先君仕差顯，亦不登六

十。自二父下世，吾家無耿氏書問四十年矣。晚使江東，耿之孫廷龍，携先君書一軸示余，內一帖云：「黃緣羣從，定交文字。」又一帖云：「家弟不救，恨不得相屬一慟。」皆爲從父發也。嗟夫，前輩益遠，惟善可以壽後，惟學可以亢宗。余於二父無能爲役矣，耿氏奕世忠義，繇河南僑江表百餘年間，顯官中微而秀士迭起^②，廷龍嘗貢於鄉，方勇於善，而力於學，興之者其君乎？德輿，皐之子也。羣，實淑之孫也。

【校】

①「臺」，原作「堂」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、四部叢刊本改。

②「士」，原作「氏」，據宋刻本、明抄本、四部叢刊本改。

【箋注】

（二）題，貴溪耿氏，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三九載鄭日奎貴溪縣志序，有云：「余觀舊志而參之唐暨五代、宋、元正史與有明諸紀錄，及御覽、廣記、玉海諸稗官，未嘗不歎其記載之多疏也。間爲攢摭遺事，可得百數十條，如落星之石，潛龍之浦，當補志山川；王德之、平王宗石、蕭振之辦軍饗而辭俘馘賞也，當補志名宦；耿壽之之奕世忠義、許懋禮之讓封庶兄、周金趙念八之保孤，當補志